

知在

张洁 著



北京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知 在

张洁 著

北京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知在 / 张洁著. —北京: 北京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5

ISBN 7-5302-0837-3

I. 知…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9161 号

知 在

ZHI ZAI

张 洁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总发行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787×1092 16开本 11.25印张 125千字

2006年3月第1版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 000

ISBN 7-5302-0837-3

I·809 定价: 20.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内容提要

这是著名女作家张洁继第二次摘取茅盾文学奖桂冠之后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一个在沙漠风暴中几乎丧命的人，偶然得到半幅古画。一枚枚收藏印章，显示着此画的不凡，又似有难言之隐。作画者何人？另半幅又在哪里？……

小说紧紧围绕古画展开。一个又一个看似毫无关联的偶遇，串联起这幅画卷在人间的颠沛流离；一代又一代收藏者，相互间有着不清不楚、千丝万缕的联系。谁也不知道这幅古画缘自一段凄美而惨烈的爱情，然而，凡与之有瓜葛者，大多命途多舛。是宿命，还是暗藏玄机？

小说以纯文学笔法描述悬疑情节，于平实中见惊悚，于灵动中诉沧桑，写出了作家“另一面”的独特想象与探究，传达出作家对“知”与“在”的思考，更有几分难以言说的“禅”意，以长篇小说少见的简洁凝练、大摔大阖，把一个诡异离奇的故事写得神秘、空灵、动人心魄，读来酣畅、大气，耐人寻味。

小说有别于张洁以往全部作品，展现了她文学创作中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我们看到了这位文坛宿将仍在小说之路上孜孜以求的探索，看到了她又一部让人耳目一新的佳作。

作者简介

张洁 女，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作家。北京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协第六届全委会委员。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会员。1992年被选为美国文学艺术院荣誉院士。

1978年始发表文学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无字》（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沉重的翅膀》（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中篇小说《祖母绿》（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森林里来的孩子》（获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等，是我国第一个荣获长篇、中篇、短篇小说三项国家大奖的作家，也是全国惟一两度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另有短篇小说集《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篇小说集《方舟》、长篇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以及《张洁文集》（四卷）等。

作品已被译为英、法、德、俄、丹麦、挪威、瑞典、芬兰、荷兰、意大利等多种文字出版。获1989年度意大利马拉帕蒂国际文学奖。



第一章

—

叶楷文绝对是让癞皮狗咬上了。

被癞皮狗咬上是什么感觉？

虽然不会像被藏獒或牧羊犬咬上那样，一口就能让你命赴黄泉，可让癞皮狗咬上，难道就能好到哪儿去？

那是漫无止境的持久战。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持久战的最后结果，败走麦城的绝对是你，而不是那只癞皮狗。你不得不怀疑，它们是不是全读透了毛泽东先生的《论持久战》，并深得其髓？

又像与女人分手。理由不太充分，自己优柔寡断，

而对方又设置你于死地，逼得你不得不上梁山，想要一刀两断的恋情反倒拖泥带水，纠缠不清。于是那段已然变味儿的恋情，就不只是寡淡，而是变馊、发霉，直至长出白毛。可最后做你老婆的恰恰是她，而不是你爱得要死要活的那个女人。

狗和狗是不一样的，女人和女人也是不一样的。

事情常常就是这个样子，你越是腻烦的东西，偏偏越是与你纠缠不休。“腻烦”这个词儿就是这么来的，如果触摸触摸它，就会感到它的确有一种黏稠的质感。

说不定自此以后，叶楷文会研究研究这个其貌不扬的词儿在人们生活中的深远影响。

这次回程，并没有频繁转机，而是直接从北京飞回纽约，可是叶楷文三次把这张屁画忘在了一切可以忘记的地方。

在北京机场 Check-in 的时候，这幅画被他忘在了 Check-in 的台子上。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空小姐，很快就在候机厅里找到他，然后是完璧归赵，还给了他一个很有文化内容的微笑。现在是个人都自以为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并以此为荣。如果叶楷文当时没有如此不敬地胡思乱想，很可能会找个理由撒个谎，说那张屁画不是他的。

第二次，他把这张屁画忘在了入关处，还没等他转向提取行李的路口，那位海关先生就叫住了他。就像画里卷着恐怖分子的定时炸弹，声色俱厉。

最后，忘在了提取行李的行李车上。这不，机场的工作人员又给他送回来了。

有时他觉得美国人过于负责，若想丢弃一件什么东西，怎么丢也丢弃不了。有一次从纽约去欧洲，天气突然转暖，而他还穿着一件羽绒夹克，于是就把那件羽绒

夹克一再忘在候机厅的椅子上。说“一再”，是因为那些非常具有责任心的工作人员，总是不断提醒他忘记了自己的夹克。

这次大概是那位守在行李车旁的黑人老头儿多事。租用行李车的时候，没有三块零钱，只好在自动收款机里放进五块纸币，等着找钱那一会儿，让黑人老头儿记住了他。尽管无数中国人定居美国，毕竟一个黄面孔与一个白面孔相比起来，还是非同寻常。

所以，当人们发现行李车上的画卷时，黑人老头儿很容易想到他可能就是失主，加上正事不顶劲，办起杂事却游刃有余的 FBI，找到这幅画的失主并不难。

如此这般解释被这张屁画缠上的缘由，未尝不可。

其实有些事情没有理由，而是非如此不可。

叶楷文没那么混账，也不是对这张屁画嫌弃到非丢弃不可的程度，而是没有拿它当回事儿。但从无论如何也将它丢弃不了的迹象看来，他就是不想拿它当回事儿也不行了。

“对不起，盒子有些破损，不知道原来就是这个样子，还是我们保存得不够好。”机场的工作人员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说。他年轻的脸，整个儿就是一盘阳光照耀下的向日葵。

是道歉还是开脱？即便保管不善，盒子破损又怎样？叶楷文根本就不介意，也不会和航空公司计较什么。

无意之间一抬头，叶楷文的心一动，方才还是明晃晃的一盘向日葵，眨眼之间竟变成了深秋的一轮残荷，怎么看，怎么像是送他这张屁画的那位老先生。叶楷文摇了摇头，想，自己大概花了眼，明明一个年纪轻轻的白人，怎么会变成北京的那位老先生？

叶楷文独身一人，无牵无挂地活了几十年。这种生活让他得以从诸多纠缠中解脱，为此他还小有得意，尤

其在看到周围的人，被许多纠缠烦恼不已的时候。可这件不大不小的事让他感到了，摆脱什么，并不十分容易，除非脱离这个人际社会。可是作为一个人，谁又能摆脱这个人际社会？

定睛再看，又的确的确是那个给他送画的、年纪轻轻的白人。唉，不是自己眼花又是什么！

“没有关系，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叶楷文语调有些游移、神色有点恍惚地说。在肯定自己眼花之后，叶楷文的两道目光，仍然满腹狐疑地在对方脸上扫来扫去。

刚才还在想，“其实有些事情没有理由，而是非如此不可”，看来过于武断，就老先生那张突然重现的脸来说，哪里是没有理由？

不过，那张脸的确是重现，而不是他花了眼？叶楷文不能肯定。一贯遇事不惊，不大喜欢与“过心”这种字眼儿挂钩的叶楷文，不但优柔寡断起来，竟还有了一些挂心的感觉。

二

叶楷文很快就会知道，“没有关系，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的说法，大错特错。

三

说起来，这幅画来得有点怪。

如今叶楷文有了钱，而且循规蹈矩，来路干净，与

早年那些同窗费尽心力赚的钱相比，真可以说是心安理得。

有钱之后，就想在北京买个四合院。父母已经进入老年，自己长年不在他们身边，难尽孝道，如果能为他们安度晚年创造一点条件也好。

除了供父母安度晚年，叶楷文还有个打算，开办一所私人博物馆，也算没有白白辜负自己多年的收藏。

如今在北京买个有气势的四合院极其不易，且价格昂贵，好在他如今有了这个经济能力。

终于在后海看中一处，典型的清代四梁八柱、砖木结构，特别是门楼上的镂空砖雕，极其精美。庭院里花草繁茂，绿树成荫，竟还有两棵玉兰、一棵海棠。

那是几进院的大宅子，每进院都有东西厢房，中院上房为九楹，何等地气派、敞亮。虽比不得乾隆宠臣和珅府邸一路十三进的壮观，可这样的规模在京城怕也难找了，办个私人博物馆足矣，风格、韵味与他的收藏很是对称。

再说一路十三进的府邸即便有，能卖给私人吗？人们终于认识到保护文化遗产的意义，算是“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所有手续都已办齐，只有跨院儿一间小偏房里住着的那位九十多岁的老人不肯搬离，再高的搬迁费对他也毫无诱惑。

按老人的说法，他没有多少日子了，不想搬动。

叶楷文与老人见了面。清雅的面庞，高高的颧骨，深凹的眼窝——他不想说就像一具风干尸——无一不在传递着远年的、与现而今的人间毫无关联也不肯苟同的过去。

孱弱的身坯，如一只即将沉没的破帆船，颤颤巍巍，

从未有过平定的瞬间。说起话来，气息之微弱，声音之飘游，几乎难以送达与之对面交谈的人。

这还算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躯体吗？

诚如老人所说，他的确没有太多日子了，是人都能看出这一点。

叶楷文并不介意有没有人死在这个宅子里，追究起来，哪一处老房子里没有死过人？说不定还是凶死。

何况他对老人印象非常好。说不上是妄下结论，谁能马上给初次见面的人下结论，说他好还是不好？单说这样一张没有目的的脸，现在已不多见。也只能说这是一张没有目的的脸，有没有别的，他怎么知道？

而叶楷文本人，或是他的父母，一时又搬不进来。

院子虽好，却破败得一塌糊涂。这就是中国建筑的遗憾，通通都是砖木结构。砖木结构建筑的寿命能有二百年就算不错，像故宫那样的建筑，能够苟延残喘到如今，也是不断维修的结果。

如果不进行大修、特修，以及安装现代生活所需要的上下水道、供电供暖设施，是无法进入现代文明生活的。这些事情办下来，怎么也得一年……于是他对老人说：“别担心，您就住这儿吧，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真的，喜欢诗词的父亲没准儿还有了一位谈话对象呢。紧接着他又晒然一笑，——他怎么就能断定此人可以谈诗论画呢？

老人也不说谢，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他的好意，只是在叶楷文又来院子勘察时，请他进了那间偏房。

房子里有一股怪味，叶楷文不由得抽了抽鼻子。可这种怪味又不仅仅是气味，游移、腐旧、戒备、猜忌……说不上来。至于摆设，简陋而又简陋，与这个仪态万方的院子以及老人的儒雅风度极不搭调。

老人开门见山：“我也没有什么好多说的，也不是为

了感谢你对我的关照，而是觉得你就是那位我该托付的人。”

于是反身，从同样摇摇晃晃的木桌上，慢条斯理地拿起一个画筒，又从画筒里抽出这卷丢了三次也没丢掉的屁画。

以叶楷文见过、经手过的画来说，这画的出身不但谈不到名贵，简直就不值得过眼。

对于古董、书法、绘画的感觉，叶楷文如今是得天独厚。

说的是“如今”。

想当初他与古董、绘画，毫无牵连、一窍不通，也绝对不会答应一个不知底细的老头子在自己的房产里住下来，谁知道他的日子是不是真不多了！

他不似鉴定行里的那些人，强记硬背历代著名书画家的姓名、字、号、别号、印章特点；无时不在揣摩如何识别印章——大篆、小篆、鸟篆、金文篆刻，还有纸、绢、墨、裱不同年代的特质……其实，从题、跋、序、印记这些细节里，往往就能找到伪作的蛛丝马迹，比方那些有意模糊的印章。还有更为拙劣的伪作，有幅所谓郑板桥的竹、字，一幅中楷六尺条幅，上面居然有几百个字，首先风格就不对……这样的赝品，还用得着费心思去评断吗？

再说这些细节，如今都能通过技术手段解决，何必用那个死劲！

最简便的办法，就是用软 X 光测试一下。软 X 光波长较长，穿透力较弱，中国字画上又常有印章，印泥中含有的金属汞，在软 X 射线下便会显现，那些年代久远、在目测中销声匿迹的印章，便将无处遁形。从那些重现的印章中，自然可以得知有关画作真伪的信息以及它的

若干历史……

鉴定水准的高低，其实决定于鉴定者本人的素质。除了需要具备一定的经验，关键是把握艺术品的神采，这才是鉴定的最高境界。

假画固然可造，但绝无意境，不必多费手段，着眼便知分晓。这种精神上的分野，是过于功利的现代人越来越无法跨越的高度。

也就是说，一个好鉴赏家应该是一个好艺术家。

而做一个好艺术家容易吗？

叶楷文不能说自己是一个好艺术家。他只能说，不知什么缘由，突然之间，自己就具备了这种辨别真伪、优劣的直觉和禀赋。

这种突如其来的直觉、禀赋，有时让叶楷文相当不安。从他的经验来说，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总有一天，他得为这种突如其来的“便宜”付出代价。

什么代价？无从得知。叶楷文甚至觉得自己已经付出了代价。

比如他突然就不能做爱了。好不容易有个谈婚论嫁的女人，就因为他的床上功夫突然消失，一脚把他踹下了床。

现在的女人，对待性、金钱、房产、地位等等，但凡一切可以用戥子称量的东西，绝不含糊，绝对不会为抽象的爱情，不要说付出，哪怕是少收成一丝一毫也不可能。

他极不情愿地凑过去，敷衍了事地赞了几句。

老人说道：“我知道你不待见这幅画，谁也不待见。正是因为谁也不待见，倒是它的运气了。要是谁都待见，它的下场早不是这样了。画给你了，分文不取，只有一个条件……”

叶楷文不免好笑，想，这样一张屁画，居然还好意思谈钱！

老人接着说：“我知道你想什么。风物长宜放眼量，到时候你就知道厉害了。只是有一个条件，无论什么时候，你都不能丢了它。不是为了我，也不是为了你，为什么？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神乎其神得“狠”。这样一张屁画，值得如此郑重其事、大惊小怪？

他似笑非笑地接下这幅画，心想，人一上了岁数就有点儿失准，自己老了的时候可别这样。

四

机场送货的工作人员走后，叶楷文随手就把画筒扔在了墙角。

力气用得大了一点，这一扔，本就残破的画筒开裂了，画卷从画筒里掉了出来。

比起在北京看到它的时候，这张屁画似乎又残旧了许多，而且有了水渍，不知是否曾被雨淋，或是有人不小心将饮料打翻在上。

于是画面一角翘了起来。怎么，下面似乎还有东西……过去看看仔细，原来下面还有一张画。

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古人也好，倒腾书画的商人也好，经常如是。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方见冰山一角，叶楷文后背的汗毛霎时就竖了起来。

就像谁将一把寒气逼人、凌厉无比的刀架在了他的后颈上，可又不急于切下，只将锋利的刀刃在他后颈上游来游去。那刀刃似乎在深深地呼吸着他的肌肤、血液

的气息，并在这呼吸中辨识着什么。

又像面对一位他追逐已久的美人，此时却变作厉鬼，在缭绕的云雾中忽隐忽现、似见非见。而事实上，他生命中从未有过这样一个女人。

明明面对的是一幅画卷，和女人有什么关系？——怪不怪，他那突然间失去的对女人的感觉，似乎又突然间回来了……

五

其实叶楷文涉“性”甚早。

也曾向若干女同学许下天长地久、海枯石烂的诺言，最后却都未修成正果。不是他背叛了诺言，即便他履行自己的诺言，她们也不肯嫁他了——毕竟当时青春年少，不知深浅。

叶楷文既没考上大学，也没走上仕途，更没找到赚大钱的门路，最后又与太监无异，哪个女人嫁给他，不是自找苦吃又是什么！

不提太监那档子事儿。自龟兹串联回来，比起从前那个动辄宣讲唯物主义的他，简直判若两人。

又像占卜人那样，经常着三不着两地预言些什么，比方说五塔寺的哪块石头缝底下有个小乌龟，活的。同学们果然就在那里挖出个小乌龟，活的。

也有不灵验的时候。比方那次说梦见了某某，并且情绪低沉——因为他说梦见谁，谁便不久于人世。可结果呢，那位某某不但没死，活得还挺滋润……

从前叶楷文可没有这么神怪。

起初同学们都以为他是穷开心，因为他从来说话没正经，喜欢正话反说，所谓的“冷幽默”。

长此以往，大家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叶楷文可能真出了毛病。

“文化大革命”的气数，终有一天如风流逝，如云散去。一旦恢复高考，同学们立即与革命“拜拜”，掘地三尺，八方搜寻当年丢弃烧毁的那些书本，纷纷追求曾经鄙夷的功名去了。

叶楷文呢，一直没有正经的工作，有时摆个小摊儿倒买倒卖服装，有时给什么单位打打杂、看看大门……别看没钱，有次喝醉，竟用几张大钞点了香烟。

等到了钱，十块钱都别想从他那里抠出来。一个哥们儿得了癌症，最后不治身亡，留下妻小，连发丧的钱都凑不齐，还是同学们凑的。找他出把力，曾经慷慨的他不但不肯，还说：“我还想留着钱买啤酒呢……哼，等我死的那一天，还不知道有没有人给我凑钱发丧呢！”

对自己的“曾经”，他也充满了怀疑——

那是他记下的笔记吗，跟模范青年似的？

曾经作为“青春祭”而保留的女人情书，如今看起来，就像网上那些小男女的帖子，那样的“文艺”，那样的酸文假醋。然后，毫不犹豫地将那些“文物”——笔记本、纪念册、毕业留言簿、女人的情书等等，付之一炬。

有个红卫兵战友，向人谈起当年他们这个组织为何命名“红卫兵”的往事，说：“就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

曾经比谁革命都彻底的叶楷文插科打诨说：“毛主席用得着咱们保卫吗？逗咱们玩儿呢吧，指不定他老人家在中南海里，如何掩嘴葫芦而笑呢！”

.....

对自己这些本质性的变化，叶楷文并非无动于衷，也曾想了又想，可就是想不出眉目。如果非要牵强附会，也许和那次在龟兹的经历有关。

为此叶楷文找寻了不少资料。

有一种理论说，人的大脑分左右两个部分，各司其职：左半部负责人类在语言、数字、概念、分析、逻辑等方面的职能，右半部负责人类在音乐、绘画、空间感、节奏感以及想象力、综合力等方面的职能。

一九九八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米勒教授，对几位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病人进行了观察，发现他们在病情逐渐恶化的过程中，却突现出前所未有的艺术才能，比如制作出动听的乐曲，绘画出不可等闲视之的画作等等。经“单光子发射断层扫描”，这些患者的病灶主要都在左脑。

难道说在龟兹遭遇的那次风暴中，他的左脑受到了伤害？

很有可能。

正是在那次遭遇后，叶楷文才对书法、绘画、古董有了分毫不差的直觉。

不过这些理论也是众说纷纭，尚无定论。具体到个人，更没有什么可靠的依据，只是他的猜测而已。

当年红卫兵革命大串联，除了八竿子打不着的革命理由，对叶楷文来说，最实惠的收益是对大江南北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免费旅游。

甘肃、宁夏自然免不了一行，——特别是“西出阳关无故人”、“长空雁叫霜晨月”那些诗句，简直就像如今那些旅游公司的广告，甚至比那些广告还煽情。

不知道在解放军里担任高职的父亲从哪儿来的雅兴，